

文化视点

■本报记者 宣晶

热潮迭起，中国舞剧或需回应“冷思考”

舞剧创作方兴未艾，舞剧市场火爆异常，现象级舞剧成为观众眼中的“以艺术之手，表时代之花”。今天，“舞剧热”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考量和审视，其情感表达逻辑、切入角度的线路、艺术语言的运用等问题也渐渐浮出，引发业界的“冷思考”——有的舞剧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甚至出现“千人一面”的现象；有的舞剧作品“为评奖而创作”，演不了几场就“刀枪入库”；有的编导“大腕”过于高产，不可避免地产生“行活”……种种现象表明，繁荣的背后泡沫性的隐忧亟待正视与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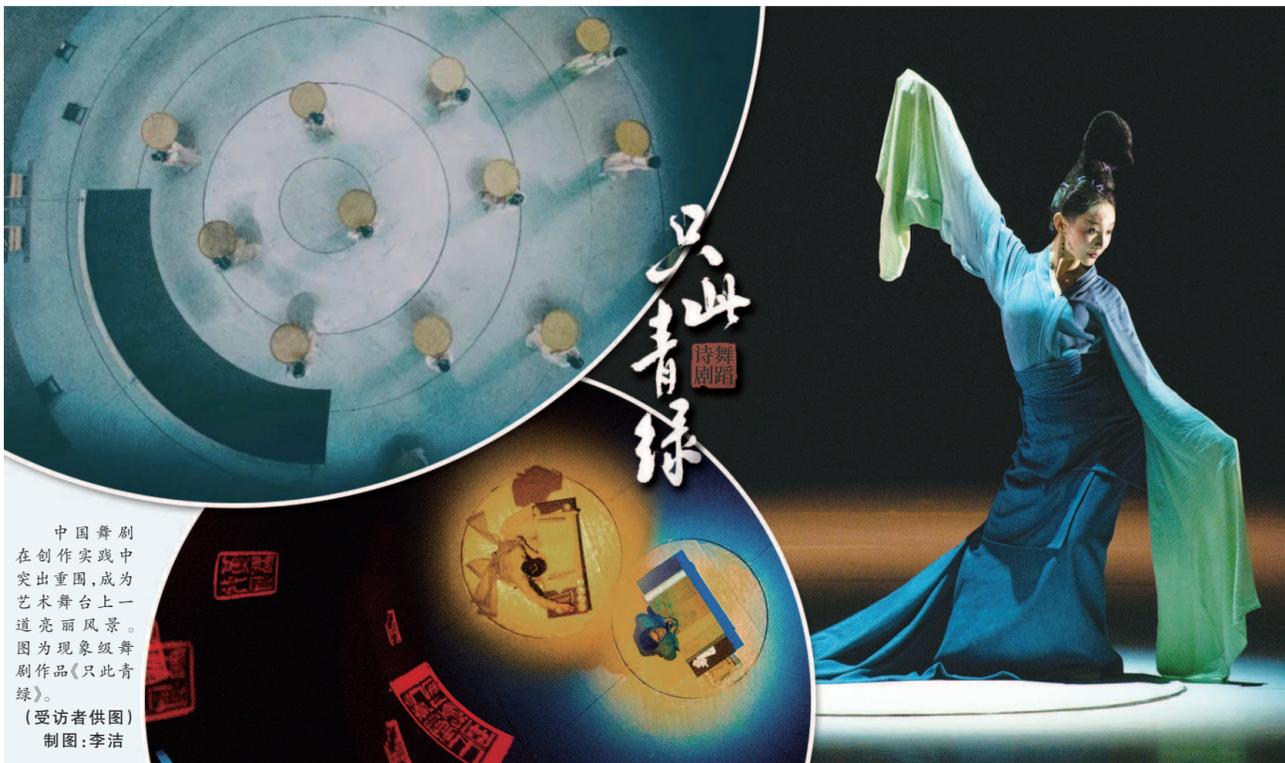
当前舞剧创作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现实题材作品占比不高，缺乏叫好又叫座的高峰之作。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坦言：“舞剧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一是要敢于应对挑战，持之以恒地深入生活，下大功夫解决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二重关口，提炼和塑造典型，揭示历史发展本质；二是要善于应对挑战，懂得如何艺术地回应时代命题，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一年四五部剧，留有充足的思考空间吗？

中国舞剧在创作实践中突出重围，成为艺术舞台上亮丽风景。近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舞剧创作发生了可喜变化，一批好剧目喷涌勃发。“在今天的世界舞剧范畴内，中国舞剧已经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艺术路径。”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表示，在为中国舞剧的方兴未艾欢呼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产量巨大，其背后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有泡沫性的隐忧。“如果创作者不给思考留空间，而是用工业流水线上‘拧螺丝’的方式来搞艺术，这只能叫‘行活’，而你也已经不是艺术家了。”

“热潮掀起了大浪，大浪就得淘沙！”广东省舞蹈家协会顾问、一级编导文祯亚表达了对当下舞剧创作的忧虑。他透露，此前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后，慕名而来的创作邀约不断，其中不仅有其他艺术门类的编剧寻求跨界合作，还有“星球大战”“民间对话”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邀约题材。文祯亚指出，艺术创作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但部分舞剧创作明显“超速”了。“有的编导一年可以做四五部舞剧，听说是先把舞剧编完，再找音乐去填空；还有的舞剧排了一两个月，只用三五天合成就赶紧演出了。这些现象都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也造成了一些粗制滥造、效果不佳的作品。”文祯亚强调：“舞剧创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编导获得成功，邀约很快从



中国舞剧在创作实践中突出重围，成为艺术舞台上亮丽风景。图为现象级舞剧作品《只此青绿》。(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四面八方扑面而来，同时创作题材非常明确地被选定好。创作者自身的主动性、选材的自由、思考的深度往往没有了。”冯双白感慨，有的编导一部作品成功后，就认为自己是“孙悟空”，头脑一热一下子接好几部剧。“这就带来了创作上的泡沫和危险，违背了艺术规律，造成了舞剧创作表面上极其繁荣，但优质好作品并不多的现状。”

“面对越来越火、越来越硬的邀约题材，一旦编导违背艺术规律‘硬上’，就更容易造成作品的‘硬伤’。”中国舞协副主席、一级编导赵明指出，“舞剧市场‘井喷’的当下，创作者更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搞创作。”

人物“似曾相识”，如何突破“千人一面”的创作窠臼？

“描摹日常生活的场面，演员纷纷端着脸盆脚盆，搬出长椅板凳，仿佛不洗洗涮涮就不算过日子；英雄角色的出场动作除了举臂就是握拳，真不知道演员的拳头是捏在胸口，还是握在心里。”

回顾近期看过的舞剧，95后观众林先生困惑了。还有不少观众反馈，舞剧语汇匮乏单调，总给人“似曾相识”的错觉，比如双人舞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程式化动作，不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

“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近60年仍历久弥新，其艺术魅力的核心是创作了独特的舞蹈语汇，塑造了烙入人心的角色形象。”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一级编导余大鸣表示，突破“千人一面、百剧一种”的创作窠臼，关键就在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以准确的舞蹈语言创造出具有标识性的人物形象。“从选材的那一刻起，编导就应思考确立自己的舞剧语言，不仅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还要有准确的音乐形象。由此，才能创作出风格迥异的舞蹈形式、个性鲜明的角色形象，让舞剧拥有千姿百态的艺术美。”

专家指出，玛莎·葛兰姆、默斯·坎宁汉等舞蹈大师被广泛认可，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打破”程式中建起了极具标识度的个人符号。与周莉亚共同创作《永不

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现象级舞剧作品，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二级编导韩真直言，一些艺术难题需要在创作过程中逐渐破解。“学习舞蹈时，我们要坚持古典舞风格的准确表达；担当编导后，我们要坚持一步一个脚印的突破创新。”她认为，舞剧不仅要面对学习与创作实践的矛盾，还要面对业内学术观念与观众审美需求之间的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破不立’依旧是舞剧编导的恒定法则。我们要在创作的‘破’与‘立’之间，生长出自己的舞蹈语言。”

同时，韩真呼唤给予舞剧创作者更多自由空间。“有些剧的剧情没有那么紧凑，可能它压根儿就不在紧凑上下功夫，而要创造另外一种意境。好比大家在吃羊肉泡馍的时候，就不要期待它里面有臊子。希望越来越多观众关注舞剧时，不要忘了，羊肉泡馍和臊子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韩真表示，每一部舞剧都有编导的独特思考，如果所有舞剧都变成一种类型，是观众的遗憾。“空间越大，我们的创作自由度越大，才能真正百花齐放。”

脱离生活的“假诗意”，谈什么取信于观众？

“读懂中国，读懂时代；读懂生活，读懂土地。”大庆市文联名誉主席、一级编导王举认为，真实是舞剧艺术创作的第一要义，也是艺术创作走出浮躁风气的首要切入点——惟有真正扎根生活，才能精准定位作品的精神坐标，这是一部作品的内核与魂魄所在。“近年来，我看了几十部舞剧，感觉一些编导把生活完全扔在了一边。”王举强调，艺术创作不能局限在象牙塔里故步自封。“只有一头扎进生活，才能领悟真谛，找到创作精神坐标，然后用舞蹈诠释出来，去感染观众。”

20世纪80年代，王举曾深入油田钻井前线体验生活。“直升机把我扔到草甸子上，那里距离钻井只有一公里，但我走了足足两个小时。看似有草其实到处是泥塘，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去。”王举回忆，有一天他正在井上，忽然听说暴雨要来了，就赶紧往屋里跑。“当大

雨倾盆而至时，我却看见，一个石油工人脱了个精光，纷纷奔到雨里去。他们告诉我，大家已经一个月没有洗澡了。石油工人的生活异常艰苦，却没有一个人掉队，这就是铁人精神。”火热的生活点燃了王举的创作激情，我国首部工业题材舞剧诗剧《大荒的太阳》由此诞生。

植根生活不仅是编导激发创作灵感的路径，也是演员提升舞台表现的阶梯。为了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兰芬”，上海歌舞团副团长、荣誉首席演员朱洁静穿上旗袍，从扫地铺床等繁琐家务中寻找表演的真实感。“不要去演戏，而是要去建立生活。”在朱洁静眼里，舞台是造梦的空间，既在生活之外，也在生活之中。“舞剧表演所要追求的境界应当是——当大幕拉开，无须向观众介绍一个字，就能让他们确信你已经与角色融为一体，确信发生在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真的。”为此，朱洁静用了近10年的时间，通过《朱鹮》《电波》等800余场演出打磨，形成如今的表演风格。“角色在前，朱洁静消失了。”

“走出去”的舞剧，是否烙下了真正的中国印记？

“舞剧艺术最为直观，它没有语言的障碍，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好途径之一。”潜心创作《闪闪的红星》《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舞台佳作的同时，赵明思索着中国舞剧的前行之路。“虽然中国舞剧在体量、投资量、观众群等方面堪称世界第一，但有多少作品能‘走出去’？特别是我们当下讲中国方案、中国模式，那么中国舞剧的样式是什么？‘走出去’的舞剧能否具有鲜明的标识度、辨识度，是否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记’？”

在赵明看来，建立中国舞剧的语言体系，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并不是穿上中国服装就标示中国化了、借助网络传播就实现国际化了。我们要思考，如何以流淌着中华民族血脉的身体，表达出典型的中国符号？”他建议，编导可以从文学概念、戏剧观念、哲学观念出发，构建舞剧创作核心，并由此呈现具有标识度的文化特性。“我们需要用更中国化的舞剧艺术语言，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人民之变，需要中国舞蹈界作出理论回应：如何定义基于中国舞剧实践的研究范式？“在艺术创作中，你所秉持的文化立场，与骨血中生成的哲学立场和文明立场密不可分。”罗斌表示，中国舞剧要形成自己的样式，这正体现了新时代在“两创”精神指引下我们秉持的重要文化立场。“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文明历经巨大变化。这是每一位艺术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也是今天中国舞剧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2023 招考季新观察

AI时代来了，很多专业要被淘汰、填报有风险？专家提醒——

填报专业志愿别总盯着“高薪”

■本报记者 吴金娇

眼下正值高招填报志愿的关键时期，日前，某知名律所发布员工通知，称人工智能(AI)技术发展让机器翻译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于是决定自今年7月1日起撤销律所里的翻译组。消息一出，“翻译专业该不该报”便引起热烈讨论。实际上，不只是翻译学，随着ChatGPT的问世并不断迭代，包括法学、艺术、医学、金融学乃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内的一大批“经典专业”究竟能不能报，均被打上了问号。一种声音认为，相关行业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少就业岗位将被AI替代。

这样的趋势分析，不由让考生和家长忧心忡忡：报考目录上的专业五花八门，可实际填报时却感觉“好专业”寥寥。选个“好专业”，咋就这么难？

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从事高校招生工作的专家提醒：某些专业或许在一定周期内“保鲜”尚可，但将目光拉长到5年甚至10年后，很难有人能够下定论。简言之，穿越行业周期的“长红”高薪专业并非不存在。对考生来说，冲着就业选专业，看上去站得住脚，而实际操作时很难搭脉脉搏，甚至可能是舍本逐末，进而导致本末倒置。

AI精准“打击”下，一批经典专业被“唱衰”

在知名律所撤销翻译组的话题下，网友的观点可谓两极分化。有人直言“薪资翻译基本可以被替代了”，甚至还有自称翻译从业人员的网友现身说法：“正因ChatGPT提高了翻译效率，从前不敢接的急稿，现在

感觉游刃有余，的确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但另一边，也有网友犀利指出，“诸如‘看人下菜’这样带有情感特点、内涵意义的中文，AI很难译出理想结果”，毕竟，翻译历来追求的是“信达雅”，如此“只可意会”的境界，只有具备高素质的翻译家才能达到，他们的工作不会被机器取代。

实际上，不仅仅是语言类学科遭遇唱衰，在“基于职业现状预测专业未来”的思维导向下，一大批高校里的经典专业甚至昔日的王牌专业也纷纷“中枪”。比如，对于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等经济管理类专业，有人评论称，“财经专业风光不再，AI的冲击正在精准打击上述专业出口端。”

还有一家机构发布调研报告称，数据分析师、市场研究分析师被受访用户评为最容易被ChatGPT抢“饭碗”的5个职业之一。那么，香喷喷的大数据专业还值得填报吗？这一问题也让不少考生感到困惑。一连串“避坑”下来，不少人猛然发现，专业目录上可填报的专业很多，但采用排除法之后所剩专业已然寥寥。

“天坑专业”到处都是？专业认知或存偏颇

其实，每年招考季，关于“天坑专业”和“避坑指南”的争论从未停止。随着时间推移，网络流传的“天坑专业”的版本亦在变化。不难发现，争论背后，网友关注的核心仍然集中在，这个专业能否穿越周期，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多位正在参与招生宣传的大学教授们感慨：“家长对专业的挑剔程度超出预期。然而，很多人忽略了最关键一点：手握金刚钻，何愁瓷器活？”

“首先，家长认知中的穿越行业周期，周期时长究竟是多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营销系主任才凤艳教授并不认同有所谓“穿越行业周期的绝对好专业”。她谈到，对于任何学科、行业发展，都不可“近视”，将目光短浅地放在眼前。在她看来，诚然，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技术发展将会替代大部分机械性、重复性工作，但AI的价值更多在于提高效率、辅助人类，在很多方面，是无法与人类智能比拟的。以GPT3为例，它在因果关系推断、复杂情况处理、逻辑能力方面表现不如人类，而这些特质恰好是经济管理类专业所强调的素养。

以翻译为例，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贇谈到，以当下的机器翻译水平而论，部分公司为了减少成本可能会裁撤翻译中的人手；但在涉外方面，机器的准确性和水平远远低于人。“翻译机器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的了解，远未达到及格程度，在思想、文化层面，人力不可偏废。”她认为，AI的迅猛发展也在倒逼大学专业不断调整升级，成就在人机协同时代能够超越AI的人才。比如，高校培养的翻译人才早已并非培养“对战”机器的单一语言人才，而是在运用技术的基础上，懂文化、有思想的中国文化传播人才。

“如今，AI已经可以作画了，但大家依旧会为艺术家的画作买单；预制菜也有市场了，但老饕们依旧迷恋金牌大厨的手艺；医疗机器人已经上岗，开始帮患者做检查甚至做手术了，但患者还是愿意和人类医生交流病情，由医生在分析指标的基础上开出药方。”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处处长王健从身边的这些事例谈起，提醒正

在填报志愿的考生们：专业素养“过硬”，永远是就业市场中的硬通货。

人机协同时代，专业前途并无标准答案

多位正在参与大学招生宣传的学者表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人机协同时代，专业前途孰好孰坏，其实并无标准答案。如果单从“好就业”角度来考量，结果很可能令不少家长大失所望。

根据人社部官网公布的最缺工行业排行榜，2022年最缺的工种前十名中其实并未出现AI等热门行业；反而，诸如销售、家政服务员等却赫然在榜。“这些职业人才缺口巨大，但大概很少有家长乐意接纳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吴贇进一步分析，当前，仍有一部分家长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专业和职业，须知，专业和职业从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仅仅只是某段时间内某些专业的“保鲜”高一点而已，没有任何人能给一个专业的未来下定论。“除非是整个行业消失了，不然即使是在‘冷门’的专业，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今年的招生咨询中，吴贇就遇到了一位小三门加试理科的高分生，希望选择文史哲专业。“在旁人甚至父母看来，以高分报文科，是大分小用，实在浪费。但这名考生却有自己的坚持，他决定主修文史哲专业，并辅修工科专业，争取通过双学位的学习，成为复合型人才。”其实，按照吴贇的看法，这类有主见、有规划的考生，虽然看上去作出了不同常人的另类选择，但进入大学后，他们往往比在填报志愿时盲目跟风的考生更易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姜方

这个夏天当我们回归剧场，会心一笑，也许会是人生中相当重要的治愈时刻。作为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首部带有“喜剧”标签的音乐剧，《莎翁乐园》中文版继去年岁末克服万难首演后，将于本月底重回上剧场连演五场。这部以诙谐想象重构莎翁宇宙的小而美制作，将以轻快而明媚的风格，带领观众感受到如夏日般的绚烂与美好。

在莎翁的原著《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角为了爱情而选择死亡。但当记者来到《莎翁乐园》排练现场时，却看到剧中的“罗米”相爱相杀的一幕——他们为了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而拿起刀对峙，这一场景充满了颠覆及创新的意味。这也是一种经典的错位喜剧创作手法——利用人物从书本中复活，忘记自己身份进入另一空间来制造喜剧效果。

在整部《莎翁乐园》音乐剧中，一心想创作世界名著的莎士比亚，认真地谱写《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这两部作品。就在他全身心投入创作时，一阵大风袭来，把两部作品的剧本混在了一起。而混淆的剧本竟然创造出了另一个“未知空间”：在这里，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相遇了。而这三个莎翁笔下的角色，都在《莎翁乐园》中展现了“按照莎士比亚的意愿行动”和“自我”形成后的模样，于是就有了记者在排练现场，看到“罗米”按照自我意志对峙的一幕。“莎翁原著中的朱丽叶，有许多失落或者黯淡的瞬间，在《莎翁乐园》里，朱丽叶有自己的选择——作为剧中人，我会相信自己的选择，明媚、勇敢而热烈地度过每一天。”朱丽叶的扮演者陈玉婷说。

与诙谐又大胆的剧情相呼应，《莎翁乐园》的音乐语言既包含莎士比亚所处时代歌剧风格的音乐，又兼现代音乐剧的元素，帮助角色做到互换和区分，并让观众更加顺畅地理解人物。在正式演出中，该剧将通过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的乐队配置，在演奏上模拟竖琴、号角、七弦琴等充满复古色彩的音乐效果，以增强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所处年代的风格特征。

就舞台空间而言，音乐剧《莎翁乐园》的舞台与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结构相似，有象征时间的太阳和月亮，也有《哈姆雷特》所处的丹麦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处的维罗纳。与此同时，剧组制作了隐藏在那些空间中的上下场装置，以使莎士比亚创作的工作室，与其戏剧所呈现的空间——剧场融为一体，从而呈现出在未知的空间中徘徊，并寻找道路的画面。在舞台设计中，既存在可以打开的相框、用旋转的油桶制作而成的月亮，也存在为了体现昼夜自由转变而借助滑轮出现的日月星辰。

“这部音乐剧用一种轻快的笔触，让快节奏、高强度生活下的都市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莎翁乐园》中文版艺术监制费元洪介绍，本着追求从“选好戏”升级为“做好戏”的初心，该剧由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并三次携手韩国杰出话剧、音乐剧导演金动渊、韩国著名编舞家宋熙展联合打造。与此同时，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两部作品——音乐剧《我的遗憾清单》和音乐剧《星际来信》亦将在这个夏天上演。前者作为陪伴观众七年的音乐剧，将两个少年的快乐与困扰在一趟义无反顾的旅途展露，后者则通过展示伽利略与开普勒充满激情的思想脉动以及为追求真理付出的牺牲，向观众传达希望与慰藉。上海文化广场将持续打造小而美的音乐剧制作品牌，为中国音乐剧的未来发展播撒更多闪光的种子。

《莎翁乐园》重拾夏日轻快与明媚

上海文化广场首部“喜剧”制作音乐剧欢乐回归